畫學心印

畫學心印

卷七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雨窗漫筆

王原祁

六法古人論之詳矣但恐後學拘局成見未發心裁疑義意揣翻成邪僻今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奉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

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

作畫能臻此境界眞可解衣傍礴與古人有揖偕游行之樂

閒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贗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搦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開架次布蹤跡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

龍脈開合起伏乃作

利名心最為鎮壓之累學者切須戒之

洎其為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為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畫中龍脈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

畫大綱領拈出體用二字尤爲扼要

龍脈有一定氣勢其章法天然不妨隨手布置者斯畫之體也其境界互異必須甚爲變通者斯畫之用也

闡明後學知所矜式然愚意以爲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脈爲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有時澹蕩峯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有開合

龍脈開合起伏眞呼吸相通必要照顧以下再層層推究其弊俾知龍脈開合起伏之自有體用也學者其知所從事哉

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之顧子失母故强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偪塞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應帶開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邪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爲眞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作畫但須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

學者能如此探討何患不到古人神明地位

舊稿若於開合起伏得法輪廓氣勢已合則脈絡頓挫轉折處天然妙景自出悟合古法矣畫樹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臨畫不如看畫遇古人眞本向上研求視其定意若何結構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必於我有出一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

元四家皆宗董巨能參透其得力異同處自然跳出窠臼

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是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畧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爲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

如此方純任自然非天分人功俱臻絕頂者不能有此境界

會深言源委。謹識之爲鑒賞之助。

用筆。忌滑。忌軟。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淡入濃。磊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繊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於下筆時。在着意不着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爲筆使。

用墨。用筆相爲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

畫能以氣運色自然渾化無迹

設色即用筆墨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為色筆墨自為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從事也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巒容樹色更須於平時留心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只此數語是南宗眞實力量

學問無窮惟虛心乃能集益

乙亥春得司農破北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綿裏裹鐵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傖夫氣學者如已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余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

苑中幅景極綿密氣極雄厚有俛視一切之概正畫境入妙時也

好奇務新乃詩之病

點染俱要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間豈可以強而致躁而得邪玉培有佳紙藏弆數年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縑素輾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末

題倣董北苑玉培贈司民

西嶺春雲余聞粵西多山少水拔地插天與此迥別及於此者寒山流水另有一番登臨氣象矣大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眞不尚奇峭意在

作畫亦然癡翁筆墨不尚奇峭斯爲正派大家

觀古人眞蹟能洗發其義蘊方能同鼻孔出氣

富春烏目閒吟樵奉　命遠行出守大郡囑余倣此置行篋中攬峯巖之獨秀思湖山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癡鈍不足爲燕寢凝香之用耳倣黃子久筆爲張南薌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爲浮巒暖翠一爲夏山圖筆墨位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採取二軸運以體裁彙成結構以腕弱思澁動而輒止未能與之塵戰也憲臣先生與予同事數年悃愊無華氣誼

欵洽予之知音也。向以此見委。怯于作大幅。遲囬久之。迴來功力稍進。不敢匿醜。經營慘淡者一載餘矣。今奉　命爲粤東之行。迫促難辭。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副好友之意乎。急作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予老來樂而不倦。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將爲先生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亦一美談也。書之以爲後訂。

題倣大癡巨幅
爲李憲臣作

司農此論發前人所未發學者會而通之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癡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荊關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邱壑烟雲惟見渾厚磅礴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絳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見窺測便去千萬里爲門外傖夫不獨逕庭而已明吉以小卷問畫余爲寫荊關秋色并以源流告之并屬質之識者以余言爲不謬耶

作畫能研求古人用心處自得三昧

烟巒秋爽倣荆關金明吉求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染畧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每於梅道人有墨猪之誚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於此指出得其三昧即得北宋之三昧也

倣梅道人 筆司民求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尚書有大

南宮墨戲眞得造化生氣非術行數墨者所能窺其微妙也

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莫夏初余在　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峰隱現出沒有平淡天眞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眞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諸方評論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癡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倣小米筆爲司民作

清光咫尺五雲開刻意臨摹且閉關漫學癡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大癡畫至富春長卷

拘成法以求古人得其形終不能得其神

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於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落落從上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成後偶有會心處向上拈出平淡天眞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倣黃子久爲宗室柳泉作

要倣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益翁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

思翁云以書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

亦從家學得之。相值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矣。寫此奉贈。題倣大癡筆爲 毘陵唐益之作

大癡愛隹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巒渾厚。草木華滋。於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具眼。有少分相合否。倣大癡秋山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崚嶒巨石俯瞰河流曲折迤邐數里方知大癡浮巒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安至矣今長黃宮於兹土與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爲賀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畧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軔可以卜報最也請以拙筆爲左券　倣大癡爲錢長

黃之任

新安作

畫至元人眞洩盡天地之秘毫髮無遺憾

其妙正在可解不可解處學者當深體之

畫法莫備於宋至元人探抉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眞趣乃出四家各有眞髓其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癡尤精進頭陀也余弱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於子久爲專師今五十年矣凡用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溼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於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

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耳

倣大癡長卷爲鄭年上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眞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洛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於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

此即郭氏所謂必注精以一之也

華源云師古人不若師造化所由名高宋

稍暇健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盤礴以研求之思發眷養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倣大癡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迴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刻意摹倣未能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爲師也雪巢大弟就幕閩中此行爲道所必經奚囊中試

代與關李齊驅

設色能取氣自然鬆與色融和神彩煥發削工夫到家處

攜此圖渡錢塘江過江郎山踰仙霞嶺時一展觀亦有一二脗合處否 倣梅道人為雪巢作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悅目不問節腠不入窾要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弁數語於首 倣大癡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韻生動自

曾見司農雪景小幅筆墨神逸氣象荒寒畫法雖未到家深得右丞氣運生動之趣

摩詰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癡不取刻畫平淡天眞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於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樸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磐礴乘興渲染冀得匠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即於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稜轉折處每爲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有以教我

倣大癡九峯雪霽

爲張樸園先生作

南原篆學惜余未見隸古魄力沈雄體備眾法有隸辦一書行世爲臨池家所推重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兄詩文。士林推重。余一見心折。閒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若合符節。其天姿筆力。迥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不備。遠宗文三橋。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囑留塔影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寶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漫漶失眞

書貴有士氣卽謂其有書卷氣也無論工緻與寫意總要脫盡作家習氣乃爲韻致

得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於師矣南原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圖即用新章亦不可不記也 倣大癡爲顧天山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流則與販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釋憂鬱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而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會及此矣毅庵博學好古

前作有友人携示司農倣倪黃横册一頁氣味靜逸簡淡天眞爲司農僅見之作

於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任而不能却其請爲倣大癡筆意其中妍媸知者自能辨之 倣設色大癡爲賈毅庵作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窠臼未能純熟脫化也傅以淺色恐畚增其累耳 倣設色倪黃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

向見司農
巨冊十二
幀倣宋元
各家墨氣
濃厚筆力
雄健晚年

四家化渾厚為瀟灑變剛勁為和柔正藏鋒之
意也子久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
可到處箇中三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題倣大癡筆　已丑年

二月十一日
過歸繆文子

畫雖一藝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於契合
者不輕以此為酬酢也宋元諸家俱有源委其
訣投贈無不寄託深遠倣其意者曠然有遐思
遠而後可以從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　暢春

之作惟略有霸悍之氣為黟貲家所不取

積有歲月著作承明揚扢風雅先生之所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於先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值其四十懸弧之辰非平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爰寫一冊以誌岡陵之盛云 送厲南湖畫冊十幅

倣宋元諸大家

萬壑松風百灘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宋人之髓溯流董巨六法如是松雪偶題

莫辨朱紫。標識煇煌。千秋有美。須審毫釐。莫別遠邇。極深研幾。竿頭一繼。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爲趙作。識者駁之。至今爲疑。余以爲此賞鑑家之言。若論畫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玆特取畫中之意。寫出示丹思。以見羹牆寤寐云。

題倣萬壑松風。丹思三十幅之一

終南亘地脈。遠翠落人間。馬跡隨雲轉。客心入嶂閒。晴沙橫古渡。槲葉滿深山。領略高秋意。歸

見此氣象
自然開拓
心胸

傳藏司農
倣高尚書
直幅魄力
沈雄境界
空靈超逸
設色與墨
氣融化疊
精彩奕奕

來但閉關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終南山勢雄傑眞百二氣象也海澱寓窓追憶此景輙倣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

題倣范華原

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學者竊取氣機刻意摹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頌古云江南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解

較孪當作不同眞傑構也

此意者可以學房山即可以學董米也畫設色高房山

三十幅

之一

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弟一絶句以廣其後二語有合處因倣松雪大年筆意并録拙詠於後眼飽長安花欲燃郤教愁絶路三千竹深處處鷺啼綠輸與江南四月天倣松雪大年筆意爲服尹作

都城之西層峯疊翠其巃嵷自太行蜿蜒而來

起伏結聚山麓平川田環幾十里芳樹甘泉金
莖紫氣瑰麗鬱葱　御苑在焉得茅茨土階之
意而仍有蓬萊閬苑之觀置身其際　盛世
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
畧多年近接　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爽秀
曠然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眞山水可以見
眞筆墨有眞筆墨可以發眞文章古人如是景
行而私淑之庶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

僧見司農倣子久長卷筆墨超妙邱壑渾成一種流麗瀟灑之致油然在筆墨外正中年悵心之作以余所見司農長卷此爲

費經營。識者流覽此中瑕瑜。應有定鑒耳。題畫倣王

叔明長卷武清三弟康熙

戊子夏日題於海甸寓直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爲、子、久。張伯雨題云。精

進。頭。陀。以。巨。然。爲。師。眞。深。知。子。久。者。學古之家

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

不過數人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癡、神

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於華亭。於

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爲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

第一

此中甘苦正非鈍根人所能擬議

微茫些子間無一毫

得珠獨開生面余少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卷久弆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題倣大癡手卷

倣雲林筆最忌有傖夫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

俗氣方有人路

司農誠意懇摯深造

枯俱非佳境立稾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於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題倣淡墨

雲林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蝨之巧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既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

古人豈淺學者所能夢見

思翁畫深得子久之神不可拘筆墨畦徑

解不促不脫不黏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爲能工力爲上以爲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爲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於此研求庶幾於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眞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題倣梅道人長卷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予言寫時不問粗細但看出

觀也

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題學思翁倣子久法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於柳暗花明中求之 題倣趙大年筆

蓬四頁
之一

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

能於有畫無畫處細心體味畫中三昧盡矣

米家山看似渾成一片却有條不紊格律極其謹嚴此畫品之

常所私淑思翁近始畧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即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存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題倣董巨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峯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縷析條分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

所以高也

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別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閒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囑筆亦倣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題倣小米筆

大癡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韻生動墨飛色化平淡天眞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合作目所僅見 興朝以來杳不可

筆之煩簡墨之濃淡各得其宜則其道已過半矣

學梅道人須參用倪

即如阿閃佛光一見不復再見幾十年間追憶祖訓囲環蔓寂茲就見過大癡各圖參以管見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癡翁大相逕庭耳倣大癡設色秋山與向若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要於位置開架處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潑墨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

黃筆意自兒墨猶之謂

理極精妙令人探索不盡

自鳴其得意於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猶之謂也己丑中秋乍霽新涼興會所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其首 題倣梅道人與陳七

宋元各家俱於實處取氣惟米家於虛中取氣然虛中之實節節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於筆墨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罣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之 倣設色小米

深心託毫素即是見景生情借筆墨以抒寫其胸中逸氣

此中樂趣非境遇之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雲滿山黃葉丹楓翠巖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清署公冗久疎筆硯今將入直輿復不淺作秋山圖寓意　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境不同而心跡則一識者取其意恕其學可爾

倣大癡秋山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爲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累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表我之眞樂

所得而移也

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蕭寺篝燈揮灑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意古人得意處放筆爲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既白矣因倣梅道人筆識之　倣梅道人

筆墨一道用意爲尚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凝一生得力處全在於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

用意畫家第一緊要筆墨人神即寥寥化前呼後應宛然天造

地設皆意之所以運也

是其著力而於濡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毓東於六法中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轢諸卷以是言為左券　題倣大癡水墨長卷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

王右丞後世奉爲南宗之祖其理趣勝也

董巨米三家所以高出南宋諸家上者由其氣體混淪脊莽無際脫盡筆墨蹊徑元季吳興房山直接其

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成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炫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逕庭矣元季趙吳興發藻麗於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於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爲一家眷屬以後黃王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米

傳黃王倪吳又推關其遺蘊極古今雜纍之變爲畫學之大觀也

山水以長卷爲最難

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并寫四家大意。彙爲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留諸清秘。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元爲正宗全觀。冀略存古人面目。未識有合於法鑒否。推遂係宣和裱法。另橫一紙。於前并題數語。此畫始于壬辰夏五。至癸巳六月竣事。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案頭展玩。當不以娓言爲河漢也。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哲

林木山石、人物屋宇、一切點綴諸景、必經營慘淡而後成、之不可以歲月計、方能壽世傳世

愜心處正不在多

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處、斐亹於筆墨之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於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境亦無多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敎學相長、無倦也。亦喜觀余潑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知篤

山樵為趙文敏甥如

好者能如是乎余故爲作長卷雲徵有館課余點染時輒來指摘微茫推求精奥余恐其彷帖括之功亦時作而時輟竟歷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脚汗氣於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倣設色大癡長卷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縱橫

尊師文敏未有不爲文敏掩也

子久秋山圖戊辰於京邸見奉常翁拳本

離奇莫可端倪與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癸巳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寫以歸諸奚囊周兄將爲岳遊攜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圖觀之未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做王叔明爲周大酉作

大癡秋山余從未之見先大父云于京口張子修羽家曾寓目爲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

氣味靜遠設色絢爛與習見者不同爲有力者攫去

物換此畫不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

癸巳九秋風高木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値悲秋之際有動于中因名之曰倣大癡秋山不知當年眞虎筆墨何如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遠悄然以思爲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題倣大癡設色秋山爲鄒拱宸作

余二年前奉　命修書畫譜見大癡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于林下水邊沙磧木末

宋畫以刻劃精到勝元畫以簡淡靜逸勝余謂畫至元人天下之能事盡矣

畫之神妙全在可解

極閒中輙加留意歸于無筆不靈無筆不趣在宋法又開生面矣余幼學于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得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先奉常所傳爲不虛也

題倣子久王叔

明筆酷似其舅趙吳興進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窔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爲本家體人更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但求其形云某處如何

不可解處如能心領神會則書道已六通四闕矣梅道人全摹巨然故筆墨氣韻較諸家更為雄厚

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邈若河漢矣 題倣黃鶴山樵

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衣鉢也與盛子昭同里閈而居求盛畫者塡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答五百年來重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不知其剛健而兼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 題倣梅道人

宋元諸家各出機杼惟高

雲林神妙處蕭疏難摹擬蓋雲林以無心出之學者以有意求之縱得其形未能傳其神也

二十年前曾得司農絹本立軸淡設色倣

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爲逸品中第一非擬爲是法也于不用工力之中爲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以有無爲淸俗余邇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淸俗之言洵不虛也題倣雲林爲凱功掌憲寫元季四家

畫自家右丞以氣韻生動爲主遂開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四家俱宗之用意

大癡筆墨秀潤色澤妍麗早年得心應手之作惜亂後失去不可得見矣

身體力行方得三昧

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爲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公爲風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見必惓惓下問余雖鈍拙不敢自匿竭其薄技幸有以教之

倣黃子久設色爲沛翁殷大司馬作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惟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于此中磨練有年方

此中三昧全在心領神會運化毫端便不

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練以為揣摩于淸剛浩氣中具有一種流麗斐亹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癡者宜深思之

倣設色大癡秋山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為古今畫家下箴砭也大癡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蓋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神現自然平淡天眞如篆如籀蕭疎岩逸無些子塵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

爲蹊徑所拘

其淺深邪輪美問畫于余余以此告之即寫是圖以授之意欲于大癡心法竊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過事過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極于此中留心勉旃勉旃

倣大癡筆爲輪美作
癸巳夏五月寫時年七十有二

大癡畫以平淡天眞爲主有時而傳彩粲爛高

學者能得其意卽一點一拂均有瀟灑生動之趣

華流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高逸模寫瀟洒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現出沒于其閒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清細微之惑不除乎余弱冠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亭血脈金鍼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僞種流傳犯之爲終身之疾不可嚮邇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探索

論極精當大下事皆是如此無不可類推也

又明慧過人自能爲宋元大家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勉旃又倣大癡設色爲輪美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淸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于吳中少有盛名遊于省會自齊魯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絶詣余觀其爲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開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思深而力

司農得乃祖之傳而更研求深索以寫其得力之由眞深於甘苦之言

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倣設色倪黃為劉懷遠作

余于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于朱元傳授貫穿處胷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閒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于人之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閒奉 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于

雲林天真
簡淡純任

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

皇上天縱神靈鑒賞于牝牡驪黃之外

墨反復益增惶悚謹遵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間有知我者余不敢自誇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祕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大橫披倣設色大癡為明凱功作時年七十有三

學畫至雲林用不着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

自然非巧思力索所能到

論極精妙全在夾縫中着想方有入路

與古人氣韻相爲合撰而已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于別家當必精光四射磅礴于心手其實與着意不着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擬設色雲林小幅

司民少有文譽奕更擅場自丁丑夏至婁館于余家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金石之于節奏林泉之于聲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

澄江好友陳以龢藏司農倣山樵巨幀墨氣精湛皴擦離奇變

無怪乎司民之弈所至輒傾倒也庚寅秋入楚睽闊者五年今復來京弈學更進畫理明了不減于昔爲人風雅驚座殆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恨知心之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倣倪黃設色小卷爲司民作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爲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舅趙吳興從右丞輞川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

化無一貫筆以余所見司農倣山樵此為第一

莫可端倪。不過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于見聞。謂山樵離奇天矯。別有一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山樵之本領。終歸烏有。于是右丞之氣韻生動。為紙上浮談矣。閩親家為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昌明斯道。而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并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并以是語告之。

倣黃鶴山樵巨幅山

水寄依文

詞意精警
畫法透露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掃俗腸便爲累。青山幻出平中奇。剛健婀娜審眞僞。此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飲輒醉。寫以贈君君一噱。僧寮又聽鐘聲至。題丹思畫冊做叔明

東莊論畫

王昱

余性無他嗜。幼躭六法。年弱冠時。就正於家麓臺夫子。猥蒙極口稱賞。後負笈至都。侍硯席。獲聞緒論。至詳且盡。甲子長夏。追憶師傳。參以心得。偶有所觸。隨筆漫書。爰作論畫三十則。非敢云金鍼之在是。學者由此參之。庶不爲歧趨所惑爾。

余侍麓臺夫子三年。頗得其傳。前此能知而不

畫中道理悟後參之方得眞解

能行蓋未到熟外熟境地故胸中粘滯用意用筆終未得灑落之致雍正壬子秋七月抱疴臥牀靜參畫理恍悟粘滯之非病起點染覺熟境漸臻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吾師苦心指示而今方得眞詮也

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蓋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黃衣鉢常人由學而知必須讀書以明理游覽以廣識苦心探索循習有年

此四語爲南宗眞實根柢學者宜深體之

煙客元照麓臺三家

亦可到神明地位。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蓋煙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名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

均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為諸家所莫及

如此方能脫盡拘牵束縛之態

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學業精進全在乎此

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學者能如此虛心集益自然無美不臻

未動筆前須與高意遠已動筆後要氣靜神凝無論工緻與寫意皆然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詡詡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已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已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徧訪借觀嘘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游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眾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此即大家名家之分

學畫者能於此中細

畫雖一藝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眞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無見道之日耳

翰墨中面目各别而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清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次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横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勾托過接映帶須跌

心探討何患不出人頭地

石谷早年筆墨真能與此脗合所由傾倒名流也

宕欹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疏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

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覺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覩雲泉或觀花鳥或散

胸中空空洞洞隨手寫出自然靈機活潑

見解極高余以爲惟墨外畫境庶幾得此意耳

余嘗見邵村侍御山

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癢興發即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迥出塵表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郎從性靈發出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疏散貫想山林眞而目流露毫端郎得不出人頭地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

水筆墨全與此論相合余所最爲心折者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邨同一意也

如此畫境石田翁有焉餘惟王廉州庶幾近之耳

川色是爲眞筆墨須知此種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煙變滅間貫想得來

絕處逢生禪機妙用六法亦然到得絕處不用着忙不用做作心游目想忽有妙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之概斯爲正派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

唐之右丞宋之董巨元之倪黃明之董文徼皆洗空凡格學者能專心從事於此何患不出人頭地此種畫境所謂天眞

門戶實乃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愼哉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易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麤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耐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

簡淡純乎士氣

姜學在筆墨往往有此境界

畫境清空一切重叠堆砌之病掃除淨盡

天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非絢爛之極不能到此

用筆法要轉束不可信筆蓋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皆有意趣

清空二字畫家三昧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虛空

起結二字學者能細心領取自然妙義環生引人入勝

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一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雅健清逸則關乎神韻骨格不可強也

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布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

推陳出新靈機活潑

設色最難融洽參透此意能心手熟習自然隨化無痕

學者於此等處最須

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轉出別意來每有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作畫時即偶爾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

切記不可忽略

南田翁青綠深得此意在俗究嫌做滯非雅構也

必有着精神處若率意草草此最是病

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

青綠法與淺色有別而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蓋淡妝濃抹間全在心得渾化無定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

爾王先生紹董文敏公之傳而開婁東正派眞純乎其純直接倪黃衣鉢

浦山論畫　　張庚

畫分南北始於唐世然未有以地別爲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於戴進成於藍瑛其失葢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禿曰拙松江派國朝始有葢沿董文敏趙文度之習漸即於纖弱甜賴矣金陵之派有二一類浙一類松江新安自漸師以雲林法見長人多趨之不失之結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羅飯牛崛起寧都挾所

論極平允
令人心折

能而游省會名動公卿士夫學者於是多宗之近謂之西江派葢失在易而滑閩人失之濃濁北地失之重拙之數者其初未嘗不各自名家而傳倣漸陵夷耳此國初以來之大概也其能不囿於習而追蹤古蹟參席前賢爲後世法者麓臺其庶乎若石谷非不極其能事終不免作家習氣

論筆

用筆貴重固免浮滑率易之病如偏執一見尙未臻妙余以爲輕重互用一切神明變化之妙方能融會毫端學者能參透此

錢香樹論作文曰用筆須重重則厚而古此語深得文之三昧余謂畫亦如是王麓臺自題秋山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我手而又不出古法我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香樹所謂重即金剛杵之意也溫紀堂亦云我師每一下筆腕臂皆力觀三君之言可得用筆之故矣雖然余嘗見古人眞蹟其勾勒山石輪廓用筆細軟亦似輕浮而嫩然氣魄湛厚不可言然則

旨斯得用筆之妙矣

思翁用筆用墨其一種不淡天然之趣全從胎性中帶來非學

用筆又不獨在重矣益古人之神化不可方物也在初學終當以重爲入門之要

論墨

墨不論濃淡乾濕要不帶半點烟火食氣斯爲極致麓臺云董思翁之筆猶人所能其用墨之鮮彩一片淸光奕然動人仙矣豈人力所得而辨又嘗見思翁自題畫册亦云我以筆墨游戲近來遂有董畫之目不知此種墨法乃是畫家

力所能到

如此見解
未免孤陋
寡聞貽笑
大方

眞面目又草書手卷有云人但知畫有墨氣不
知字亦有墨氣可見文敏自信處亦只是墨故
凡用墨不必遠求古人能得董氏之意便超矣

論品格

古人有云畫要士夫氣此言品格也第今以論
士夫氣者惟此乾筆儉墨當之一見設重色者
即目之爲畫匠此皆强作解事者古人如王右
丞大小李將軍王都尉文湖州趙令穰趙承旨

如此立論最為平允

氣韻必無意中流露

俱以青綠見長亦可謂之畫匠耶蓋品格之高下不在乎迹在乎意知其意者雖青綠泥金亦未可儕之於院體況可目之為匠耶不知其意則雖出倪入黃猶然俗品所謂意者若何猶作文者當求古人立言之旨

論氣韻

氣韻有發於墨者有發於筆者有發於意者有發於無意者發於無意者為上發於意者次之

出來乃爲
眞氣韻然
如此境界
惟元之倪
黄鹿幾得
之

此中巧妙
靜觀自得

發於筆者又次之發於墨者下矣何謂發於墨者既就輪廓以墨點染渲暈而成者是也何謂發於筆者乾筆皴擦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何謂發於意者走筆運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疏密多寡濃淡乾濕各得其當是也何謂發於無意者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謂之爲足則實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蓋天

非躁妄人所能領會

機之勃露也然惟靜者能先知之稍遲未有不汨於意而沒於筆墨者

論性情

楊子雲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嘗觀古人之畫而有所疑及論其世乃敢自信爲非過因益信楊子之說爲不誣試即有元諸家論之大癡爲人坦易而灑落故其畫平淡而沖濡

黃吳倪三家論極精

當若王叔明趙文敏雖似有理究屬偏刻不足憑也畫至趙文敏王叔明皆為百世宗匠而可以此相繩哉未免苛生之見耳

在諸家最酷梅花道人孤高而清介故其畫危聳而英俊倪雲林則一味絕俗故其畫蕭遠峭逸刋盡雕華若王叔明未免貪榮附熱故其畫近於躁趙文敏大節不惜故書畫皆嫵媚而帶俗氣若徐幼文之廉潔雅尚陸天游方方壺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脫絕塵不囿于畦畛也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是之謂乎

論工夫

所謂術序漸進自臻神妙

畫雖藝事亦有下學上達之工夫下學者山石水木有當然之法始則求其山石水木之當然不敢率意妄作不敢師心立異循循乎古人規矩之中不失毫芒久之而得其當然之故矣又久之而得其所以然之故矣得其所以然而化可幾焉至於能化則雖猶是山石水木而識者視之必曰藝也進乎道矣此上達也今之學者甫執筆而即講超脫我不知其何說也

余謂作畫須天分人功兩者兼備方能入妙鈍者雖攻苦畢生終屬隔膜天下事皆是如此豈獨畫哉

論入門

人之禀質固有敏鈍之殊然其資始資生一也豈鈍者性命有不正者乎惟是習氣之悞傷不淺耳故入門之路不可不慎一失足則習氣浸淫於骨髓後雖悔悟而欲盡剔之亦難盡去一方每有一方之習學者生於是長於是所見所聞不過是古人眞蹟又不得見即得見一二又不肯虛心體認而於古人之論說復不肯靜參

志在阿堵雖攻苦一生茫乎無得

參透理氣二字畫道

而默會所以攻苦一生而訖於無成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虛衷集益烏能拔俗至若以畫爲生涯者不過求媚於俗目以博多金耳亦何足與言習氣

論取資

法固要取於古人然所資者不可不求諸活潑潑地若死守舊本終無出路古人之畫之妙不過理明而氣順試觀天之生物如山川草木人

自迎刃而解矣

此論扣極有理然總須取法古人方能啟我性靈長我骨力易爲得益也

之置物如屋宇橋渡何一非理何一無氣離是二者則無物矣故一舉目閒莫非佳畫也要在能取其意以會於古人筆墨耳華亭云山行遇古樹須四面觀者蓋樹有此面不入畫而彼面入畫者即此意也不寧惟是即業之不及我者亦有天機偶露之一節未嘗不可以啟我之聰明豈可以其不如而一概漫然置之又如古蹟贗本筆墨氣韻雖不似而位置猶是古人之經

營也亦當畧其短而取其長如是則大小不遺而見聞日益有不左右逢源者乎

畫學心印卷七

男鳳墀
姪鳳璪 仝校

畫學心印卷七